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兆文

謄録監生臣曾　照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六年歳次丙子金海陵煬王龍正隆元年

春正月按是月癸卯朔

右朝請大夫知信州黄仁榮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可未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樓炤知宣州

仁榮浦城人也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搜水晶極

擾人如林機尤無狀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康國為浙

漕進台州螺鈿椅桌陛下即命焚之至令四方歎誦聖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鈿上又曰往日宮殿幕帟皆文繡朕令並不用土木被文繡非帝王美事良臣等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

戊申左朝散郎張九成復秘閣修撰知温州直秘閣新知廣州陳璹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上覧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

秦檜不樂以此遂去璹本檜所薦謂其材可作帥後自桂州召來不旬日遣去不曉其意魏良臣曰人多推其材可用上乃從之陳璹桂州召還事見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温民久困重斂斛米匹絹輸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斂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悦　端明殿學士折彦質知廣州　直秘閣知湖州鄭堿充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朝散郎徐林守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己酉左奉議郎樊光遠為秘書丞左朝散郎邵大受知大宗正丞光遠以論事忤秦檜去國十六年上欲用為臺官故召　左朝散大夫傅雱知韶州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珉權吏部侍郎徐嘉罷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事秦檜故驟為臺諫無一言彈擊姦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可謂甚矣委之為使公然受所差官每員金四十五兩以為定例更抑勒

使臣陪買私覿其無恥如此一時傳播以為笑談乞賜
罷黜以振起禮義廉恥之風故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
湯鵬舉言令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
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
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過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
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秦檜
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
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申嚴有司革去近弊如知舉參

詳考試官乞臨期御筆㸃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　左通直郎新擬差知平江府崑山縣李庚充御史臺主簿庚臨海人湯鵬舉所薦也

壬子秘書省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太學前廊職事於今有不次選之文比來多有不安分義者多方請託濫居其列乞立為定格以上舍有行藝者充不則取之内舍庶息謗議從之　尚書省言近年所在税務收税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緣

稅場太密收稅處多欲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司開具
將相去連接之處裁酌減併以寛商賈如縣道稅務不
可減即與免過稅仍許豁除省額如此則商賈行而貨
財通矣從之　右朝散郎知復州章壽言湖北京西州
縣有户口稀少去處欲每一都人户若不及五大保處
即合併接鄰近都分人户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催稅
户長亦乞通行雇募候人户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差
選責使歸業人户安業耕種實為利便刑部尚書韓仲

通看詳依所乞其淮南東西路亦合一體施行詔户部
行下　降授左朝奉大夫楊揆復左朝散大夫直秘閣
尋知全州　詔承信郎殿前司自効郭振累經赦宥可
與復元官除落過名差充將官
癸丑詔州縣有犯彊竊盜須管督責巡尉嚴限收捕不
得抑令鄰保出備賞錢所通窩藏及寄贓等人州委通
判縣委知縣親行審問詣實方得勾追如有虚妄加本
罪一等若承勘官司教令供通人吏决配勘官取旨黜

責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强盜反令隣保備賞捉賊百端擾之及捕到官却令攤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於是降旨行下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熺侍經席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　殿中侍御史張鵬舉行侍御史左朝奉郎通判宣州沈大廉為

監察御史大廉永嘉人也　左朝散郎通判廣州汪應辰守尚書吏部郎中　右奉議郎張嶬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右正言凌哲論嶬刻薄忮忍果於為惡謟事曹泳相為腹心泳所不快之人則誣以不測之罪付之棘寺嶬每得之必極力煅煉傅成其獄令雖有外任指揮未甞顯正其罪士論未厭故有是命　是日執政始入新第東位魏良臣居之中位沈該居之西位湯思退居之於是良臣等稱謝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濕蓋

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

乙卯尚書省勘會命官諸色人犯罪遇赦恩本斷刑名合行原免刑部尚具例請降特旨并不遇赦合奏裁之人亦具重例請降特旨未稱寛恤之意詔令後並令刑部遵依赦條施行其不遇赦合奏裁案狀不得一槩擬例請降特旨如事理重害即具例申省取旨　詔孟庾路允迪家屬令信州廣德軍並放逐便以尚書省檢舉

也

丙辰執政進呈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張浚丁内艱上曰士大夫起復非美事所以敦孝行厚風俗惟軍中人乃可耳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諸軍入隊官兵依時教閱不曾有闕人數兼無私役軍士外逐軍雖有酒坊觧庫房廊鹽米等鋪各和雇百姓開張依市價出賣即不曾敷配軍士皆係外入利源内主管錢物係不入隊人逐軍統

制等掌管各有簿歷製造軍器舟船軍裝買馬修蓋寨屋添支激犒盡是贍軍不可暫闕並無分文私用別無違戾委是難以任罷臣令將自紹興十一年至今年終諸軍收支過錢數謹具進呈伏望特降睿旨除前項實係贍軍回易許令依舊外其私自違戾去處即依已降指揮施行詔解庫房廊官莊樂鋪並令本軍召募百姓開張種佃即不得役使兵士餘依已降指揮其舊係買撲坊場令常平司拘收依條施行如係城郭開張酒店

令戶部總領司拘收先是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請罷諸軍回易事已行故存中以為請二月丁巳降旨不行　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左奉議郎王復知臨江軍二人皆秦檜時為御史至是出之　左朝散大夫楊朴朴資陽人已見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日沈該進呈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誠如聖訓

戊午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

遷少師判平江府

庚申築兩相第於都省之北　是夜雷

癸亥權尚書工部侍郎丁婁明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奏婁明徒以秦烜之妻父遂躐清要四方不服故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黄唐傳復徽猷閣待制唐傳為呂頤浩所喜故秦檜久抑之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大聲知鎮江府　左朝散郎嚴抑知信州

右奉議郎王義賔言竊見故建寧軍承宣使解潛歷事

四朝十任方面頃守代州首抗議燕山之役已而得罪罷黜逮淵聖嗣位復加擢用建炎間盜賊蠭起分鎮荆南首尾六年尋蒙召還三總環衛昨緣與大臣不合以祠祿罷居平江後來知府王映到任承其風旨媒孽以事責南安軍安置含恨而死令其子亦已物故諸孫零丁煢然在遠伏乞許令歸葬不使宣勞之臣遺骨遐裔實公朝美事從之　詔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禩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兩浙西

路兵馬都監朱珪並罷見任其已轉左武大夫并禩改差江東副總管珪改差江東兵馬鈐轄指揮更不施行

先是秦熺援張俊家給使例乞轉官詔依所乞權中書舍人趙逵已草詞趙逵外制集勑朕於大臣死生之際未嘗不用其極也既旌其忠卹其家猶以為未也而又錄宿所指令之人崇其官而顯其身豈非以示朕體貌始終不替之眷也歟禩等服勤吾丞相府久矣府廢而恩加焉故界以戎麾遷秩超資恩意甚渥益勤忠孝無斁無怠而權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沈虛中言禩等於國家曾無橫草之功超資越授僉論不平故有是命

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故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賴州居住孫近

按近紹興十四年四月已復左朝散大夫落分司十四年六月再降授左朝散郎依舊宫觀未知何時又責秘少當考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先是右正言凌哲論迺者郊丘肆赦凡命官因事編置流竄之人輕者原放重者量移或乃盡復原官還其職任四方萬里莫不歌詠載路鼓

舞增氣甚盛德也然臣尚念有負罪至死越在異土者
未蒙檢舉施行欲望特命大臣量其原犯事因條具以
聞取自聖裁以次推行庶幾深仁厚澤下漏泉壤及是
宰執以刑部狀進呈上曰還謫之人自郊祀赦降及節
次檢舉盡行牽復士大夫翕然稱快魏良臣等曰陛下
深仁厚澤昭天漏泉天下幸甚因奏孫近亦已死於貶
所上為之惻然又進呈胡思先因沮壞經界得罪乞追
復元官上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為不

善但恐反以為擾令諸路往往多中輟良臣曰臣昨備貟盧州親覩其害甞以五事歷陳時宰意頗不樂上曰須得一通曉經界者欵曲議之於是鼎等皆復舊職而思亦復左朝議大夫　故左朝散大夫昭州編管人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　侍御史湯鵬舉言臣恭覩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聖旨令後不歷知縣人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立為永法以革重內輕外之獘此陛下加惠庶工一均覆幬帝王之髙致萬世之良

法也自兹後宰臣容私公道不行非親與舊非姦與佞安得與侍從之選豈容曾任知縣者得除監司郎官耶臣伏乞睿㫖申嚴宰執使良法美意不為空文而推行之以革重内輕外之㢢以慰安臣下之心上可其奏因諭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外重内親民之任莫如縣令若取其有治狀者陞擢之則人皆盡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歷三路轉運不得除三司正欲其練歷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外任宰執皆自此選若練達政

事通曉民情則事事便可裁決　監察御史周方崇為殿中侍御史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孫道夫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左朝散郎唐文若行光禄寺丞文若庚子也庚眉山人大觀中京畿提舉　右承議郎新通判嘉州黄貢改知綿州貢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榜首用鼎甲恩授職官終更例當改秩時秦檜當國或勸以姓名自通貢曰進退有命枉道何益徑從外銓調嘉州州學教授用舉主考第改官從宦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沈該以

其名聞乃有是命而貢已卒矣貢仁壽人初見紹興五年　左奉議郎新通判彭州虞允文改知渠州允文祺子沈該所薦也按孫道夫唐文若黄貢及允文即沈該所呈蜀中人才也

乙丑吏部侍郎張綱言監司所以督責守令而比年以來所在姦貪不法未甞有按發者此無他蓋由資淺望輕而不敢誰何或以識暗才劣而不能廉察也欲望今後監司有闕須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經朝廷擢用或曾任郡守治狀顯著者為之所貴位望兼重而可以

付之摧材能已試而足以舉其職庶守令皆知奉法不負陛下宵旰圖治之意從之　左太中大夫知婺州李椿年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所至刻剝陰取係省錢名為平準務盡籠一郡之貨侵奪百姓之利復以官錢賒貸與民日收其利謂之放課及結甲納苗米置圈市猪羊等凡十數事故黜之　忠翊郎閤門祗候劉懃秉義郎閤門祗候劉愿並為閤門宣賛舍人

丙寅皇伯左朝請大夫趙令衿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

王　直秘閣新知紹興府周葵權尚書禮部侍郎　左朝散郎知筠州淩景夏守軍器監景夏入對言陛下臨御以來留神刑獄屢下明詔戒飭治獄之吏薄海内外同心愛戴然而有司拘于法令如大辟前勘官吏收坐者有一案推結之文歷時既久官吏或有事故或在遠方文移取會動經歲月坐獄之人不免淹繫臣待罪筠州本州見禁婦人阿羅殺夫陳德公事大情已定獄案已上正拘此條未有決遣之期臣契勘阿羅自紹興二

十一年入獄令已五年欲望膺慈委刑部取案看詳如阿羅情節别無未圓先降指揮檢斷其前勘不實官吏續次施行仍乞立為定制庶不致久淹刑禁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從之　左奉議郎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凌哲為臺諫察官具員近世所未有　左從事郎監車輅院趙廱充勑令所删定官廱密子初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　特勑

停新州編管人曹泳移吉陽軍編管右通直郎知台州劉景右朝請大夫知楚州盧適並罷侍御史湯鵬舉論泳懷姦挾勢狗彘不食其餘頃為衢州酒税官正以贓敗監司按之劉景輩三四人與之營救及景倅廣州而泳已權户部侍郎遂竭廣州之土宜以厭滿泳所欲泳遂薦景於檜而得台州盧適父益之為樞密也泳為之使臣泳叨竊從官遂除楚州臣竊謂泳之過惡其在兩浙為漕臨安為守將官錢官物餽送檜之父子及墳并

婢僕等於常例外輒更增添如買花石獻時新搜求難得之貨不可縷數至為戶部侍郎即以正入窠名錢物用充羡餘將合收財用擅申住罷以釣時譽是誠何心哉論其公取竊取又不可以數計臣又採公論以謂李光昔無罪犯遠竄海島而泳罪惡貫盈止貶新州乞將景適特賜罷黜將泳竄之海上以為臣下朋比之戒故有是命

丁卯右朝請郎孟充知大宗正丞翌日又以其弟右宣

義郎嵩為軍器監主簿二人皆忠厚子也

戊辰執政進呈諸州除免黄河竹索錢因及鄭作肅昨因乞蠲免竹索錢宰臣見怒致臺臣論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職本以為民民間利病豈可不理又進呈户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閣州縣夤縁為姦又復催理擾人即與除放甚善　樞密院編修官吴棣言頃因臣僚建議増置民事之科應縁民事被罪者並不得注知州軍通判

知縣差遣夫守令通判親民之官茍有所犯未有不干涉於民者使其人實由姦貪而犯贓私之罪則坐以重法固不足恤萬一素行廉勤偶陷公過而或傅致於民事遂令終身不入親民之選則人才必有廢棄者豈不重可惜哉又況刀筆之吏因此執疑似之迹故生沮難或致交通賄賂為害不細一時權臣欲專予奪之柄故不肯遽罷但令申取朝廷指揮殊不以紊亂祖宗法度為意欲望睿旨將吏部民事一條早賜蠲除所有百官

注擬及公私贓罪格法並依舊制施行庶幾法令簡明易於遵守從之　左朝議大夫直秘閣趙令詪陞秘閣修撰知台州令詪既封安定郡王至是以爵讓其從兄令衿故有是命　宜州觀察使知金州姚仲為清遠軍承宣使以積閥遷也　詔昭化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錢愷所生母太碩人田氏特封永國太夫人張遇之寇真州也秦魯國大長公主家人頗為所掠故田氏亦失所在其後愷於淮南求得之至是愷以任子恩四資請並

其母封號遂有是命　戶部言令年分民戶畸零租稅欲令依見行條法折納價錢如願與別戶合鈔納本色者聽秦檜之未覺畫者令州縣不得合零就整元吉在去年十月至是兼權侍郎鍾世明以為恐奉行牴牾却致擾民遂從之

已巳詔昨降指揮已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并已有差遣及在貶謫者不得輙入國門紹興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敕　又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

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旨紹興二十二年八月九日郡守年及七十之人許自陳宮觀紹興二十三年十月二日逐項更不遵用從吏部請也　詔江浙荆湖諸路紹興二十二年已前未起諸色錢物租税等其形勢并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見欠數目並與除放令州軍日下銷落簿籍如巧作名目催理者監司按劾取旨重作施行

庚午左朝散郎劉嶸為大理正左朝奉郎何涇左奉議郎楊邦弼並為大理寺丞三人嘗為禮宮學官上覧除

目曰理寺官俱無出身正宜參用士人又進呈近來士風委靡諂諛奔競至有已得差遣而屢求換易不量資序而超躐干請者上曰風俗人才正當今急務似此之人可具名聞奏當議黜責遂降詔如所請　左朝奉郎通判肇慶府黄公度引見上曰卿官肇慶嶺外有何弊事公度曰廣東西路有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或不半年而去監司又復差人公私疲於迎送民受其弊上曰何不除

人公度曰蓋緣其嗣在堂欲者不與與者不欲上曰若撥歸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為考功員外郎　左中大夫知常州沈調知揚州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滎嶷知常州

辛未左承議郎新知黎州唐秬入辭秬言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嶲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為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裕民川蜀蠲減虛額人

受其賜更乞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攜幼共聞德音

上曰卿嘗上書論列頷首者久之秬重予也　秘書省

正字兼權國子司業張震言仰惟朝廷行寛大之政異

時士大夫以疑似涉謗皆已赦除流落者得生還除名

者得仕宦人神懽悦天下翕然此治世之事也竊見昨

降指揮取索福建四川等路私雕印文書赴監看詳取

之未已恐妄以私意將近世名公文集盡行毀板不問

是非玉石俱焚真偽兩失不足以稱朝廷寛大本意欲

乞特降指揮令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雕印文字委自
所屬依法詳定更不須發赴國子監及提舉秘書省庶
幾知聖朝無有所諱天下幸甚從之
二月癸酉朔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
邵入對才邵言近年以來居監司郡守之任者多迎合
大臣私意鎮靜之說專務因循無所舉劾遂使郡縣之
間姦貪官吏倚法營私以困斯民民間受獘莫甚於受
納追催差役三事米則多加合數絹則抑取輕錢計其

浮費已過正數追催官物本屬户長今則遂至於差土豪土軍鄉民驚擾民間田業自經界之後税産高低灼然易見差役自上及下夫復何疑滑吏意在求賂每闕一名必追十數户請求脱免所費不貲觸類而長之端緒實多為害不一望委諸路監司廣加詢訪凡民間利病官吏侵漁無有巨細咸得以聞仍乞類聚委官看詳條具本末取決聖裁詳為法禁實天下之幸上可其奏曰此三者皆民間大事宜速行之　是日金主亮大赦

改元正隆制詞畧曰顧赦宥之為弊在史籍以具陳又嘗念無知之民多誤入有司之法慮或罹於寃枉宜並賜於哀矜庶導至和肆因更始自正隆元年二月朔以前除正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外咸赦除之此據耿編詔本

甲戌執政進呈太府少卿兼權吏部侍郎許興古看詳右奉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弊事云臣前任宜興縣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錢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一歲所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

錢上供錢糴本錢打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受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畧無虛日興古看詳州縣若造船隻須經三二十年可用又國家休兵既久諸州不輟打造軍器及發納料物數不少又諸軍亦以糞土錢不任兼造似亦不闕欲望量與減免冲又論令之為令者尚以寬恤為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獲罪而去頗能迎合上司一以慘刻聚歛為務則以

稱職聞是使為令者終日惴惴惟財賦是念祈脫上司之譴朝不謀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興古看詳沖所論誠中今日之弊令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事被罪所以畏避如此令若罷去獻羨餘除放民間積欠與夫以民事被罪之科及慎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仰稱明天子寬恤愛民之意上可其請曰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已如山積諸軍亦自製

造諸州每歲發納物料可與減免所役工匠太多亦宜減放發還於是批旨行下三月丁卯施行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為省試參詳官私取秦塤且素無廉聲巧貪富貴不當留在侍從故也　左朝請大夫劉才卲權尚書工部侍郎

乙亥上曰近榮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隔槽酒甚擾民當是時張浚趙開以軍興窘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令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鍾世明詳

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能盡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先是建炎中趙開為四川大漕始變酒法置隔釀設官主之其法聽民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酤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為病庭安仁人時以左朝奉大夫除知榮州前四日入辭因奏其事上問之庭曰酒戶入易出難必至傷殘

而後已從其便則無難矣上曰當付之漕臣於是命總領所與諸路轉運司措置明年正月辛亥申到　何偁龜鑑總所征榷之增茶場交子之造條具錢穀裁節浮費趙需言之大禮錢帛各令減半沈該言之至論折閱稱提之說乃謂但得官中常有錢萬緡遇減價則用錢自買方得無弊以此理財而財無不豐矣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論四川諸縣預借賦稅之弊乞下四路轉運司覈實如借及一年者分作四料及二年者分作八料理折庶寬民力州縣亦不闕乏歲計支用自後輙敢預借及不與民戶理折者並令按劾仍許越訴他

路或有預借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戶部言江浙湖廣四川福建諸路常平司拘收到戶絶没官田宅除見佃人已添三分租課並令依舊承佃外餘依令來措置出賣從之　宣政使均州觀察使内侍省押班康諝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賜謚忠定

丙子詔自令奉使所辟三節人先具名申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令國信所覺察先是淮陽軍流寓進士單鎡言古之遣使揆度人才能稱其任比年以來為奉使

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貢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乎奏下後省沈虛中時權給事中看詳以聞至是行下

丁丑右朝請大夫新知濠州周紱言監司郡守聽歳舉部內官吏欲其別白賢否激勸士類近年以來或獨援於親黨或先通於賄賂或專奉於權勢遂致貪汙庸懦之人常得與剡薦之列而清白强明之吏既不能阿媚以取和往往有終身困於選調而不復進者欲望嚴戒

監司郡守各存公道庶幾賢者知勸不賢者知退魏良臣奏比年間有前執政合歲舉官亦或冒濫者上曰前執政尚如此不若因此併與戒約行下　詔諸軍贍軍回易令和雇百姓管幹毋得役使官兵其撲買酒坊酒庫各許更立一界俟界滿日別取旨時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議盡罷諸將回易未得旨而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遽行之建康軍中尋又行之池州公智與良臣姻家諸將皆以為不便上聞遂寢其事

戊寅又詔元占官兵願離軍者可罷名糧不願者拘收歸軍如依前隱占重寘典憲

己卯詔諸路州軍以前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土著合取放一人之數即與添解額一人或零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為率及三分亦解一人並通立為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用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請也　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

昭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池州都統銜內除去

詔宣政使保成軍承宣使宋唐卿太平州三字未知在何年月當考特贈清遠軍節度使賜謚恭靖

庚辰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雷州趙伯櫻所奏廣西州軍經制等窠名銀皆是括率百姓隨税均敷欲令今後只依市價收買不得敷民上曰此豈可不禁上又曰朕聞蜀中銀價高比江浙間過一倍如劉

晏掌邦計懋遷有無低昂適中方是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費　右正言凌哲言國家自祖宗時置進奏院若朝廷之號令政事注擬賞罰之類皆付之郵傳播告天下比年以來用事之臣乃令本院監官先次具本納于時相謂之定本動輙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偏州下邑往往有經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望將進奏院定本亟行罷去以

復祖宗之舊以通上下之情從之哲又論守令以修造為名頻破官物虚没入己監司屬官廣占兵級坐耗廪劵命官之任及解官妄指遠僻之所多請雇直寄居官俸給任他州重疊冒請等四事乞嚴立法禁違者計贓坐罪皆從之

癸未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為華容軍節度使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公智罷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貪饕也自是魏良臣始不安于位矣　左中大

夫叚拂覺特輟視朝一日

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内雷化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折銀擾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國用

乙酉詔右朝奉郎林一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罷去乃使其族人進士東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

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為忠賢設使其姦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為天下後世之戒又況檜甍之後陛下禮意隆盡不可復加而一飛遣東鼓唱浮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上謂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令東書用意如此言路既有論列豈可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髙州鹽稅東英州編管

丙戌封信安郡王孟忠厚故妻秦國夫人王氏為秦魯國夫人

丁亥以監司多闕命侍從臺諫各舉嘗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者與同罪　太常博士葉義問直秘閣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己丑新除秘書丞樊光遠特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陛下聖明固已灼見其弊矣至於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

因責降而死未霑卹典者夫已嘗與聞朝廷之政親則
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禄以奉其親而撫其孤
誠宜聖心之所深憫也欲望陛下明詔有司應曽任執
政侍從因責降而死者其家子孫尚未有官許令自陳
依貶死例與復官職録其子孫則陛下之徳澤所及廣
矣上曰甚善當令有司看詳檢舉上又曰朕與卿不相
見今幾年光遠曰臣得外任迨今十有六年上曰朕所
以令卿上殿欲除卿察官光遠曰臺察委任非輕如臣

愚陋何足以當此選於是以光遠為監察御史六月甲午施行

庚寅執政奏廣東申三佛齊國入貢依例到闕二十三人上曰遠人鄉化國家美事到闕人數可增作四十人蓋嘉其誠欵而非利乎方物也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新知全州楊揆行大理正揆入對首言在法人户家産物業每三歲一行推排陞降等第立為定籍凡有差科令佐躬親按籍均定比年盡付吏手豪右計囑良民受弊望明飭有司凡遇差科並須令佐躬親均定不得令

公吏干預從之撰奏以是月甲午行下皇叔建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㔋為保康軍承宣使再任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姿兇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露通判已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為支黨也廷尉之禁勘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

之容私也每議事於同寅之間則愚而好自用以至奏
對於君父之前則賤而好自專迹其所為稍若假以歲
月授之權柄殆有甚於秦檜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良
臣狠愎自用不恤公議分朋植黨背公營私如奏補親
屬文武自有定制胡邁已授武職良臣乃昵於親黨叱
責部吏改授文資趙公智所至貪鄙良臣特以為姻婭
遂擢為漕臣日者陛下盡收竄逐沉抑之臣而台用之
良臣乃誦言於時以謂皆由已出右正言凌哲言良臣

昵比匪人甘心媚竈剛愎不悛輕躁自用驟易中外冠帶之制不知其倉猝之難辨拘收軍中回易之類不究其本柄之所自臣僚之貶死復官身後恩數多不檢舉而洪興祖獨得依條指揮其不公不忠跡狀顯著鵬舉又言軍中之回易等事行之日久所以寛恤統兵官欲其修器械務整肅以壯軍容也而良臣奏請住罷未得
聖旨先次行下建康總領司便行拘收是命令專輒而動搖人情也軍人有陞帶所以優將士也而良臣專持

繆見沮格不行至今畫黄猶在省部是使慶賞全廢而陛下之恩德不能及於將士也自遠方名來特起之士臨軒賜對欲為中都官者輙以私釁出之止令補外如新差太平府教授陳天麟是也此良臣之方命而擅作威也富家巨室通財營私酬以美官不畏公議如新除國子正倪偁是也此良臣之罔上而擅作福也其餘不可悉數使其歲月滋久其為害豈止一秦檜而已伏望早賜罷黜以慰中外之望於是良臣亦抗章求去章五

上乃有是命鵬舉又言良臣政事罷行不審紊亂政機且如法令因革不候勑旨或先闕報以施行已薦張松自知縣造朝輙差郡守所為如此復與大郡叨竊職名其可守乞將良臣落職罷郡將臣之論列播告中外鵬舉又言良臣乞罷諸軍回易等事未得聖旨於正月二十五日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已施行於建康軍中一軍驚擾近又聞施行於池州軍中亦復驚擾至二月五日方奉聖旨别無改罷諸軍將士莫不感荷聖恩良臣

與公智婚姻之家身參大政未得聖㫖預報公智動搖軍情此何理也詔公智令後不得與知州軍差遣臣僚論列良臣章疏令報行倗德清人少從張九成學自臨江軍學教授名為學官未赴以言罷天麟宣城人以董德元薦對德元罷去良臣以外郡學官處之故鵬舉以為言良臣執政纔九十八日國學不見倪倗題名蓋旋即罷也張去年十二月戊寅差知璦州令年三月戊辰不行胡遘同日改正詳其本日陳天麟同日除國子正

癸巳秘書省著作佐郎周麟之乞申命史館續修神宗

哲宗兩朝寳訓從之

甲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寳言竊見江南諸州有月樁錢而縣吏因仍為姦有折帛錢而下戶賠補為患月樁錢者科撥不均名目無定胥吏縁此以科麴引催積欠抑賣官紙私行賞罰四事為名刻剥良民追呼旁午其獘為甚折帛錢者艱難之初物價踴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也令市價每匹不過四貫乃令下戶增納六貫望委諸路監司覈實月樁名色立為定額如

有不足者審度均定不得假名目以恣率斂及折帛錢量與裁減以恤下户庶幾和氣旁浹至治格於神明矣上覽奏謂執政曰大寶所論可令户部看詳上因言大寶近又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延人主壽為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髙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此為甚豈宜

廣也輔臣皆稱善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辛次膺知婺州兆使張通古之議和也次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上疏言父之讐不與共天兄弟之讐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巳稱藩者乎書奏不報即奉祠及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焉岳飛時為宣撫使待遇甚厚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日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

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憮然不知所對既歸語兄弟曰飛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禍將作矣飛厚賂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歲滿不復再請閲十一年忍窮如鐵石上始親政即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鎮於是改命（次膺奉祠及過鄂州當在紹興十年九年之間不得其本月日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左承議郎通判泰州朱冠卿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冠卿華亭人也

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
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吳秉信守起居郎
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秀州王
纍寄居撫州恃勢作威郡守監司聽其使令如役僕隸
毒流一州至崇仁縣人糾率鄉黨來投時相所訟三十
餘事止送江西帥司體究公吏迎合捕獲狀首三人勒
招虛妄悉坐編配乞將纍罷黜委本路有風力監司追
還撫州居民產業然後重寘典刑詔專委本路提刑劉

長源拘留王繅追證給還居民產業具已還數目及情犯申尚書省取旨不得滅裂其後長源究實如章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為本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犯贓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上語在五月乙丑令併書之日歷稱繅受贓已滿不知如何行遣也

丁酉左朝散郎靳知信州嚴抑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始名抑既至而抑以足疾不能朝乃有是命　大理寺丞楊邦弼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權禮部侍郎兼權國子祭酒周葵言科舉所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為褒稱之事其悖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絶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歷代先後有不知者望詔國學及將來秋試考試官精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

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復勿取從之

戊戌左通直郎周操行國子錄操歸安人也

己亥太尉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吳益開府儀同三司

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曮送建昌軍居住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愿中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曮以宰輔親黨妄作而愿中知復

州日强買部民玩好古器納於大臣遂得進擢其帥靜江肆行貪虐軍兵幾至生變言者論其跛扈之狀愿中乃以寳貨納於大臣及曹泳致刑罰不加故併謫之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六年三月壬寅朔司農寺丞王炎罷初炎自乞往浙東錢泄鹽事既又乞以奉使為名買人疑其改法侍御史湯鵬舉因奏其多貲干進之罪故炎遂罷

降授左朝散大夫知常州無錫縣王傅通判臨安府

初兩浙轉運副使張匯判官閻彥昭舉傅政績及劾湖

州長興縣監税陳峒不法事上曰監司刺舉久不聞振職今所舉按必得實於是召見傅言自古屯田於邊塞未嘗於畿甸兼浙西營田既納租穀又令納税每至召佃催納詞訴紛然失多得少誠未為便乞將浙西見行營田盡罷並撥其田復歸省司立定租米以給佃人令依省限送納並充上供田内二税權行倚閣上曰監司薦鄉五任縣令是以召鄉所奏可令户部看詳後二日遂有是命張匯薦傅在二月庚辰傅入對在庚子今聯書之

癸卯侍御史湯鵬舉言兩浙漕司於諸州縣寄造酒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諸路倣傚至今未罷淮浙提舉茶鹽司減尅亭户煎鹽本錢公然不支韓沃唱之於其先王晌繼之於其後至今未盡禁戢乞將逐路漕司寄造酒住罷將逐路茶鹽司亭户鹽本錢盡數支給稍復違戾許御史臺按劾施行從之　詔敷文閣直學士俞俟落致仕赴行在言者奏其本秦檜黨乃罷之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周埊罷以右正言淩

哲論陞以家藏寶器奇玩傾倒歸於宰相秦檜之室遂
玷將漕之除略無善狀故也
丁未尚書工部侍郎劉才邵權直學士院
壬子三省言太學生係二千人為額聞在學不及三百
人欲令禮部措置上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
最多實由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
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奏
甲寅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典掌機務今邊事

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右武大夫帶御
器械劉允升領成州團練使
乙卯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万俟卨入對卨
首奏五事大略以為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
知有上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讒佞欺詐之徒造為險語
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貪夫慕利掊取無藝公
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較軍
政一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

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浮沉無致身許國之忠上嘉納之　侍御史湯鵬舉論右通直郎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王歷檜之妻弟也寄居臨川役使守令聚斂貨賂公私被害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墨卿熺之先生也摇唇鼓舌誑惑衆聽招恩市權詔並罷之

丙辰詔諸路轉運司所差發解試官務在盡公精加選擇如所差狥私及庸謬不當令提刑司按劾御史臺禮

部覺察聞奏　寧國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為殿前司右軍統制楊存中薦之也　右宣教郎新通判湖州余佐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龔釜並罷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二人因交結王曾與秦檜管莊苟賤無恥故皆出之　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進卒後謚襄愍

丁巳詔淮南邊州有未可起稅處令漕臣保明與放十

年時諸州民户全未歸業每歲旋乞展免起稅朝廷慮其農種不時故特蠲之

戊午尚書省言責降未叙之人檢舉未盡詔元因臣僚論列之人委御史臺元係按發鞫勘之人委刑部各看詳聞奏務在至公以洽恩宥　權刑部尚書韓仲通守户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　敷文閣待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　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兩浙轉運判官閻彦昭諂事曹泳恭昌時髙百之公然聚斂廣

東轉運判官鄭禹以竒玩珍香取媚權貴妄稱本路闕乏概有陳乞而時相過為之應副詔並罷

巳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夀觀兼侍讀万俟卨參知政事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周葵知信州尚書禮部員外郎呂廣問罷侍御史湯鵬舉言葵初無直聲以䰟良臣薦躐處侍從廣問乃葵死黨諂奉良臣遂得名用姦贓凶悍遂併罷之太學生黄作詹淵率諸生詣都堂投牒舉留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懲戒詔

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　詔諸郡守臣許以休務日用妓樂於公筵餘並不許擅自借用仍委監司守臣具奏臺諫覺察侍御史湯鵬舉言自開樂以來州縣官遂有達旦之會廢事擾人故禁之

庚申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懐挾者三人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冒濫沈該曰此自有法上曰當依法行以戒後來上又曰自來士人許帶韻略多緣此雜以他書乃詔今後韻略及刑統律文等並

從官給時試院吏卒於交卷啟關公然作弊後三日執政復以奏上曰此豈可不治近聞試院整肅士人極喜自此實學者進而寒畯之士伸偽濫者革而僥倖之風息矣上又曰祖宗貢舉之法周備顧有司奉行之何如耳熊克小歷載吏卒作弊事在辛酉蓋誤　樞密院編修官吳棣江寧王並罷右正言凌哲論棣由恩科入仕朋附魏良臣復得進用乃敢招權納賂為人求官寘王諂事良臣躐寘要地故皆黜之寘王溧水人也

壬戌詔訪聞和州有人偽撰詔書提刑司見行根究令疾速根勘具案聞奏此當是言名用張浚者

癸亥太尉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開府儀同三司璘興興州軍凡十五年先是有詔昨吳璘楊政田師中並除太尉緣璘元係檢校少師官在政師中之上今來巳及六年理宜優別可與轉一官至是降制先旨在是月壬寅侍御史湯鵬舉言尚書右司郎中燕

椎戶部侍郎鍾世明便僻側媚見李椿年為經界遂投

名為幹官見徐宗說與秦檜管莊遂諂奉宗說得尚書郎見丁禩往太平州修圩遂結丁禩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及還除職名為浙漕又事曹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臣既罷世明慢罵萋菲略無操守祠部員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巖肖嘗在秀州學舍為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頌叨求進取於是二人皆罷

甲子三省奏内外闕官上曰既闕官卿等可各舉所知

自來多以親故為嫌正不當如是若非親故何由悉知其所為但無私心可也因顧万俟卨曰卿未嘗有所薦引卨曰臣來自湖外亦詢訪得數人方欲具奏沈該曰陛下急於得人如此臣等敢不遵承遂詔續除侍從兩省各舉所知

乙丑詔近年士風寖薄冒户挾書代筆傳義廉所不為負國家選舉之意豈所望哉自今委監司覺察重寘于法務在必行　右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主管文字龔

饕罷以轉運判官葉義問劾其凶險貪汙也　東平府

進士梁勛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勛伏闕上書論北事

甚詳且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尚書省勘會朝廷置

登聞檢鼓院以來天下之言應有陳獻自合詣院投進

前後累降指揮禁止不許伏闕今勛不遵約束故有違

犯其所獻書既無可採輒妄議邊事理當懲戒故有是

命　趙甡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初河北進士梁勳夜行晝伏歸朝廷上書言河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真決之押赴惠州編管檜死朝廷取勳勳已死矣按甡之所云與日歷不同蓋小誤又朝廷

取勳未知在何年月當考

丙寅詔曰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為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造詔命名用舊臣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鄰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謨守信睦之

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邊陲綏靜嘉與宇内共底和寧内外小大之臣其咸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重寘典刑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召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復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時參知政事万俟禼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呂中大事記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儔引類盤據中外一檜雖死百

檜尚存安石雖退居鍾山而所任王珪蔡確即安石之黨章惇雖去位而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惇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万俟卨湯思退魏良臣即檜之黨也沈該万俟卨本檜之鷹犬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銜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即檜往來於金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張趙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檜之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檜死後金頗疑前盟之不堅爲之禁妄議和好以信金爲之重竄張浚以悅金無以異於檜之爲也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言州郡歲額諸色上供錢物皆所以供朝廷經常之用而近年以來各狥私意將合發窠名侵移名色以充羨餘因致積累拖欠暗損賦入臣伏覩近制灼見前者獻助之弊

已行禁止切慮循習之久未能頓革望委守貳將諸色上供錢物並遵寘名不得仍前侵移或有違戾令逐路漕臣按劾從之

丁夘工部言浙江福建路歳起物料欲以三分為率減免一分軍器所工匠除見役八百六十四人依舊外諸州發到一千五百四人亦以三分為率減放一分執政進呈上曰工匠可減二分仍給路費　右朝請大夫董革為尚書金部郎中革知汀州代還入對論生財節財

移用除弊四者理財之先務諸州貢賦有殊項目不一
利病之實難以盡知欲望訓諭監司郡守及在職之臣
各以本職財計之利病來獻委官看詳擇其可行若委
本路不干礙官措置以聞積之歲月天下之財計盡歸
掌握無失陷之弊侵蠹妄用之私矣詔如所奏遂有是
命革又言汀贛二州相去五百里民輕生喜盜多於農
隙聚衆私販乞於兩州之間以會昌縣為軍别割二縣
以隷上曰朕知贛之利害詳矣緣置郡兩江之間城勢

頗下城外皆高山每患民作過即登高而視州中兵出多即走避少則來敵今莫若於高處屯軍以占地利緣軍在城外不見市井亦自省費其添置軍令兩路監司相度後亦不果行

戊辰詔淮南漕臣樓璹創立罪賞令人告首侵耕冒占田多收租課致農民重困可下轉運司相度條其利害申尚書省取旨既而轉運副司蔣璨言璹初被除命受權臣指意根括人户侵耕田土重立罪賞許人陳告急

若星火無出納租課皆不的實今每歲侵耕之田所輸米豆二萬餘數在於有司實同毫末而數州之民擾費不少欲放免三年俟三五年内人户開墾數多從本司審實申奏聽候寛恤處分如此則歸業衆多稼穡增廣誠為淮甸久遠大利從之

孫覿撰蔣璨墓誌公在淮南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為桑田奚不可而無賴告訐官吏追呼無寧居者令丞職任勸耕實擾之也以故良田上腴蕪没為汙萊為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税三年使肆耕其中人人歆豔相慕相生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實邊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按日歷所書乃是得旨令璨相度利害非其建請也今併附

此吏須詳考奏下在今年四月甲午　左從政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陳天麟行國子正此為魏良臣不公事已見今年二月　詔右朝奉大夫張松已差知瓊州指揮更不施行松始用魏良臣薦補郡及是尚書省乃言松係知縣資序有礙格法故也　右承務郎胡邁依舊忠訓郎邁初用嘉德帝姬女夫恩例補右職魏良臣以其嘗請舉為之易文資及是吏部言邁請解在過禮之後合行改正故有是命　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承議郎通判温州王著挾持權貴賄賂公行

今且任滿而其弟曉又為本州通判曉貪財好色衆所
指名若著去而曉來溫州之害未有休息之時也瑞安
知縣慎知柔曹泳王會鷹犬也陛下親降御筆不得科
買黄柑貢獻而知柔到任之初遂買萬餘顆獻於王會
作生日其不遵詔令乃至於此古人云苛政猛於虎一
州之間聚此三虎豈不負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哉伏望
亟賜罷黜以除民害詔並罷
巳巳户部侍郎韓仲通等言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

係官膏腴之田尚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乃償並邊悉免十年租課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充已業許行典賣令四川制置司榜諭願往之人給據津發上曰如此甚善但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便得半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於合支錢内支破　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吳秉信言仰惟陛下總攬權綱日親機政中外之事皆出宸斷合於古而便於今臣職在記注竊見本省修注舊本方進至紹興八年六月新本至十三年

四月其後久闕正官遂至積年時事闕然不書欲乞自紹興二十五年十月為始先次修纂庶得聖神謨訓不致少有散逸可詔天下萬世從之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言望許臣立家廟仍賜祭器詔依所乞

辛未閤門宣贊舍人成彥忠特除右武郎（彥忠閎子已見）

夏四月（按是月壬申朔）癸酉侍御史湯鵬舉言和買絹一事官户民户逐歲入納遵守既久不以為害近年遂有不均

之弊且富貴之家連阡跨陌兼并貧民之産其可容貴者獨納伏望申嚴有司依舊法均買從之

戊寅詔北使到來縁路告覔物色隨行引接指使具稟接伴使副於所至州軍供應並呈使副訖方許送與餘人私自干預及與人使語話各杖一百送五百里編管情重及命官奏裁著為令從勑令所請也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涣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己卯執政進呈次上曰昨詣景靈宮朝獻見武學頹弊

亦全無士人向諭宰臣雖略修葺舍宇至於養士元未嘗措置已二年餘矣文武一道今太學養士已見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材祖宗以來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條具以聞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湖州　侍御史湯鵬舉言近年獄官偷情故獄以賄成又多覬望恤刑之詔徒為虛文為守令者略聽斷而避怨責為廷尉者用覬望而為重輕獄訟稽留而刑罰不清誠可恤也伏望申嚴有司遵守見

行詔令如違元限者臣乞聽展大事元限四十日展不得過三十日中事元限二十日聽展不得過十日小事元限十日聽展不得過五日罪人至有翻異送别獄者元勘官侍罪未得離任元行人吏監禁未得别行他案則後勘便得一案結絶不復更有淹延之獄至或尚有憝期者在外委監司按發在内委臺諫具奏庶幾不負陛下欽恤之意從之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邦彦大理寺丞石邦哲右通直郎提舉兩浙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司馬倬並罷先是平江士居右朝散郎曹雲名邦彥倬於其家與之蔬食侍御史湯鵬舉論雲平江大儈以賣卜為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邦彥邦哲頃與妖人交遊論列放罷因鍾世明薦於魏良臣復得起發猶尚不知自新倬與王會曹雲為死黨今又赴雲喫菜之會閧坐閭設出山佛相邦彥為師雲為弟子事實恠誕臣安得不論乃並罷之仍移雲郴州居住

甲申刑部言依已降指揮開具到自去歲郊祀後監司

郡守嘗被臺劾之人直龍圖閣趙士彰前知紹興府專與秦檜作媒直徽猷閣龔鋈前淮南運判與其弟與秦檜管莊直秘閣鄭僑年前知處州鄭震前知嚴州鄭霱前四川提舉茶馬高百之前知温州張永年前知無為軍王晌前知太平州已上六人並檜親黨孫汝翼前知荆南府直敷文閣方滋前知明州已上二人並交結檜共十人詔並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延閣寓直所以待英俊而寵勞能望將去歲郊祀後臣寮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並鐫落職名非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得為榮耀故

有是命

丙戌詔祕書少監楊椿著作佐郎趙逵周麟之同共編修神宗皇帝一朝寶訓按二月癸巳周麟之元申請係修神宗哲宗兩朝今又改命當考

大理評事馮巽之言州縣獄官不躬親鞫獄縶紲之因有不識獄官面者望委監司郡守將見行鞫獄條法畫一刋榜揭於司理院當直司並諸縣廳事之上使晨夕觀覽惕息奉承從之

戊子詔增溫州解五人台婺州各三人靜江府明處湖

衢嚴福徽秀汀賔融州各二人以三郡終場二百人巳
上始解一人而静江及諸州百人始解一人也其四川
諸州令漕司取會視此數而增之先是尚書省言諸郡
解額多寡不均詔禮部參酌均定申省取旨及是進呈
上曰解額窄處自當量與增添寛處却不可減皆欲優
之也乃命行下　祕書少監楊椿入對言湖北一路經
寇盜最多之處陛下特降詔令蠲科徭省力役而累年
以來田疇不加闢户口不加多視他路最爲凋弊所以

然者本路諸縣才見有請佃之人未得食新例皆抑令輸稅既而差夫配馬無名之征取之紛然民不聊生流移轉徙臣竊痛之欲乞詔湖北一路凡字民之官以招誘户口開墾田疇立為課最上曰已令勸誘四川農民至湖外耕鑿官給牛具賞罰自不可廢椿又言近兩降赦文籍沒田産之人並令所屬具情犯條法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拘籍而所至猶有不遵赦令者蓋緣未曾立法斷罪故也望詔有司申嚴行下如是違法籍沒

罪人財產及不先申提刑司審覆得報便行拘籍者科以其罪監司不覺察者降一等上曰此須立法斷罪但刑名不必太重貴在必行耳五月丁巳立法　左中大夫董弅知婺州　左中奉大夫蓋諒知池州

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使吉州刺史知閤門事蘇曄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副之以盱眙軍言得泗州牒金主號聖神文武皇帝故也誠之三至北庭頗

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三年用三省請也上曰關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麵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然恐專欄輩巧為名取之可令監司守臣察其違戾者當寘于法　大理寺言獄空詔免上表賀仍賜少卿童壽等詔書奬諭　朝散大夫万俟止主管台州崇道觀依舊帶行右字止弟參知政事卨言臣賦性愚直不能諂奉秦檜既罷政檜乃將臣兄誣以贓罪除名編管

原檜之意非為臣兄止欲中傷臣爾欲望睿慈憐察除落過名與一在外宫觀庶使保全晚節故有是命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内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七月癸亥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

上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檜父

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蓮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謂唯年穀豐登可以為瑞得真賢實能可以為寳若漢武作芝房寳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乙未右通直郎王炎右朝請郎鍾世明各特降二官初炎在司農嘗請令諸路以見管常平錢盡數糴米赴行在世明時以右司郎中權户部侍郎因請諸路歲發常

平次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侍御史湯鵬舉言二人陰壞前世積財之根源時炎世明已用鵬舉奏免官於是貶秩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賔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因可得人才沈該等曰陛下勵精如此敢不恭禀聖訓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

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智勇絶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倘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若必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及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輙條具六科以備采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繆舉之罪詔吏禮部討論至是行下　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

觀吳蓋為寧武軍節度使　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
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
實居其首馬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
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
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曾
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
者有放意鬻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悛革貸死愈衆殺
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

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摭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常州郭公彥夔州冉皐此四人者情理兇惡實犯故殺鬭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顧被殺者含恨九原不知何時而已也臣恐強暴之風日以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政刑為害非細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

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不得一例奏裁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别無疑慮情非可矜奏案輒引例貸減以破正條並許臺諫彈劾嚴寘典憲庶使用刑咸得平允惡人重於犯法臣又契勘大辟所犯未有不因財氣鬬詈而致死者今有司但以先曾詈人一句打人一拳便以為可憫奏裁如此則故殺鬬殺條令皆可廢矣惠姦長惡莫大於此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從之　敷文閣待制陳桷落職右正言凌哲論桷

始以從軍冒賞躐居華近項緣大臣之妻及子好方士之説梢因以奉道為名至書符主醮邀取厚賂交結豪富多受寄産苟賤不廉故有是命　户部尚書韓仲通言今斗米為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之時如輦轂之下諸軍雲屯仰哺太倉終歲之用亦有餘數若歲取所餘之數别置倉廪貯積以一百萬石為額常以新易陳闕即補之遇有水旱助給軍食減價出糶以資民用實為經久之利從之仍以豐濟為名　左承議郎新通判撫

州張洙行國子監丞洙召對乞士人雖不預鄉飲酒者皆許赴試事下禮部其後禮部言今後科舉欲並依舊法具鄉飲酒禮願行於里社者聽從其便仍不許官司干預從之　左奉議郎新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行司農寺丞時升召對論淮南州縣地皆膏腴今邊鄙寧息日久然地未盡闢而民不加多者蓋緣有有其地而無其力者有有其力而無其地者且如豪彊土著之人虚占良田有及百頃者其實力不足以遍耕也貧窮流寓之

民襁負而至而近郊之田盡爲豪強虛占唯有僻遠去處人跡希少雖欲開墾勢不可得欲望不問官私田畒但係荒閑者並許人指請開耕雖曾經開墾而見今復致荒閑者亦許剗佃詔户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請未耕種官田限二年盡行開墾耕種如限滿有未種田畒即依臣僚所請許諸色剗佃其京西路亦乞於此施行從之時升綱子也

五月辛丑朔侍御史湯鵬舉言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蘇振奴事曹泳遂除總領職業不修左奉議郎
通判紹興府陳之茂為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秦塤於
高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太府寺丞歐陽進世頃棄
其妻趙氏及其二子而再娶龔釜之女釜係秦家管莊
人久不敢訴詔並罷進世懋子也　敷文閣直學士提
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邛州
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為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為右僕射
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陞秘

閣修撰先是執政薦次膺有詔赴行在上意深欲用之
而病足不能拜復請外上躊躇久之曰可與進職仍復
還舊任上因曰用人當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取人則真
材實能何由得進邪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丙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尚書禮部侍郎　起居郎吳
秉信起居舍人蕪崇政殿說書王綸並試中書舍人自
王鐵後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中書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

始有此授　軍器監凌景夏守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

詔今後御前諸軍統領官俟及三年取旨召還行在

本任供職

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詔今後諸州軍教

授不許差兼他職令提舉學事司常切遵守以右朝請

大夫知郢州路採代還有請也　工部侍郎兼權直學

士院劉才邵言江西諸州自紹興初間緣盜賊未息有

置土軍去處就縣屯駐以縣令主之往往強掠薪米又

令追呼公事監守罪人其弊至此望將上件土軍分填諸處巡檢司及諸軍闕額更不復置如此則兵皆有用而民不被害一舉而兩得之矣事下兵部其後本部乞如所請如分填不盡即充填見闕禁軍從之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呉援行尚書工部員外郎

戊申宰執進呈御史臺看詳到責降及事故前宰執并侍從官十五人情犯或與叙復職名或給還致仕恩澤輕重分為五等欲更取聖裁上曰甚當可依此行下遂

詔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故追復資政殿學士孫近與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大中李若谷叚拂並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朝散大夫程昌寓追復徽猷閣待制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太中大夫范仲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右文殿修撰趙開並追復徽猷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左朝散大夫黄龜年與致仕恩澤一名故左朝請

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閌左朝奉郎游操左朝奉郎李本中並特與恩澤一名凡恩澤上有致仕二字則是有續得遺表恩澤之理故不可削去以見輕重熊充小歷於此始書凌哲奏請按哲元奏在去年十二月而今年二月己丑樊光遠又乞之三月戊午尚書省乃乞行下御史臺看詳至是條上充不詳考耳又哲所奏止是乞追復官職未及恩澤也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被害理宜優卹除已給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酉詔殿前馬步三司官軍闕額數多可令召募百姓之願充軍者毋得強行招刺　將作監丞楊倓言伏覩

法令舊章因羣臣一時申明前後衝改歲月積久致相
牴牾老胥宿吏遂夤縁為姦欲望申勑六曹寺監諸司
將逐處見行條法累降衝改指揮并一般放行體例參
以日月先後分明編類稍有遺逸重寘典憲限旬月成
書委官審實復下元來官司先使之奉行仍録送勑令
所修定頒降以為永制每有訟理令所司畫一備坐看
詳裁決則曲直曉然胥吏無所容姦實天下之幸詔六
曹長貳看詳申省取旨

辛亥言者論近年以來朝廷節次放免米麥菽豆柴薪耕牛力勝等稅錢而不曾與減退稅務課額仍更立賞督責州縣稅額既重則他物必致重征取給敷額故商賈不通欲將稅務年額量與減免卻重行裁減收稅則例上曰此說極有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額則必巧作名目重斂以求數數反為民害可依所乞令户部措置立法

壬子上謂大臣曰近諫官凌哲言大辟不應奏讞事此

說固當但恐諸路見此指揮觀望滅裂將實有疑慮情理可矜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可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照應哲建請在四月戊戌

癸丑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宗正少卿張修本曽泳所薦及泳已竄斥欲擺脫蹤跡乃欲論列泳之姪緯重疏明言蒙聖恩擇寘諫垣意欲人知其非泳黨日者陛下拔擢卿監而修不得與快快見於顏色詔放罷

甲寅右朝請大夫李邦獻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邦獻

知撫州還入對言近年用事之臣險愎狠忌凡登對臣僚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陰即中傷是致臣下所陳類皆不切之務畏禍甚者至托疾在告望申飭臣僚凡有所聞盡言無隱從之邦獻奏下在是月丁未遂有是命上覽除目因謂大臣曰近緣遴選監司諸路稍稍有按發官吏不職者罰不患乎不行但賞典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顯著者令諸司共奏當議褒獎如增秩賜金之類或與陞擢有賞有罰則善惡知所勸沮矣

乙卯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黄達如知徽州

丙辰尚書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右僕射万俟卨兼提舉實録院先是秦檜以監修兼提舉自該卨並相始分監修及提舉為二至今因之該謂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删之而取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　詔靖康間責降見存未叙復人令刑部依大禮赦檢舉開具元犯申尚書省取旨　初錢塘縣民楊康進狀乞每歲

獻納賣羊抽分牙利錢二萬三千緡應辦太廟景靈宫大小酌獻支用并買獻内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計錢一萬緡自今豬羊圈交易並不許餘人干預事下臨安府至是御史中丞湯鵬舉起居舍人權給事中凌景夏中書舍人吳秉信言康輕量朝廷欲擅一府屠宰之利望送大理寺治罪從之

丁巳尚書左僕射沈該提領編類玉牒所該初兼提舉避曾祖名改焉　延福宫使寧國軍承宣使入内内侍

省副都知陳永錫為入内内侍省都知延福宫使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衛茂實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延福宫使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王晉錫為入内内侍省押班　湖南轉運司言潭州南嶽廟災詔本司計合用錢數申省取撥毋得斂民　詔財產不應籍沒而籍沒者徒二年即應籍沒而不申提刑司審覆及雖申而不待報者杖一百監司不覺察者減一等著為令用祕書少監楊椿議也　敷文閣待制符行中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宫從所請也或曰行中為政貪刻及代去蜀民邀於路將辱之為幕官所蔽得免

戊午進士鄧椿年言故父左奉議郎名世以忤時相廢弛不該日厯賞典乞襃贈詔御史臺看詳名世甞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秦檜以其本劉大中所薦惡之會名世擅録副本以歸檜因令言者論列下吏停官遇赦牽復而死其後御史中丞湯鵬舉等言名世亦合預賞乃特贈左承議郎

己未金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尚書兵部郎中蕭中立來賀天中節暉易州人也此據范成大攬轡錄

庚申戶部尚書韓仲通言諸路州軍上供米漕司催發違限且以去年之數稽考未起發者迨今三分之二而江東西尤多計以支降三總領歲終所用軍食及今秋苗米數外實管上供苗米二百四十萬石皆有人戶所納縻費水脚錢若失時般撥則新陳相因致有隱沒之

弊望令户部於歲計之餘支撥付建康鎮兩江總領各一百萬石催督漕司般發限以半年足辦居常以新易陳或值水旱則補助軍食取撥賑濟遇有闕數則復行補撥從之

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乞申嚴福建廣東沿海銅錢出界之禁犯者盡數充賞檢稅官除名守倅巡尉抵罪從之

己巳中書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王綸陞侍講　前特進

張浚度金人必敗盟是月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久長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益据其堂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二

乾隆御覽之寶